

The Sambyeolcho Anti-Mongolian Movement and Jeju-Language Evolution

三別抄反蒙古運動與濟州語的演變

鷓聰叢(Alaric Naudé)

韓國水原大學國際學院

College of Global Talent, The University of Suwon, South Kore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Jeju Island during the Mongol invasions of Korea (1231-1270) and its role as a final stronghold for the Sambeolcho (삼별초) rebels, who resisted Mongol rule. The Mongol Empire, under Genghis Khan and later Kublai Khan, sought to dominate East Asia, forcing the Goryeo Kingdom to submit in 1259. However, the Sambeolcho continued their resistance, retreating to Jeju Island after being driven from Ganghwa Island and Jindo. Jeju's strategic location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made it vital for Mongol military operations, including their failed invasions of Japan in 1274 and 1281. The island's natural defenses, fertile land, and freshwater resources allowed the Sambeolcho to build fortifications, including 缸坡頭 Fortress, where they held out against Mongol-Goryeo forces until their defeat in 1273.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impact of the Mongol occupation on Jeju, particularly the introduction of Mongolic and Manchu loanwords and phonological influences. Words related to horse breeding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such as "말(mal)" from Mongolian "morin", became part of the Jeju dialect. Phonological change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guttural sounds and consonant clusters, contributed to the distinct linguistic identity of Jeju.

Keywords: Anti-Mongol Movement, Jeju, Mongol and Manchu influence on Jeju Dialect, Sambyeolcho,

本文探討了濟州島在蒙古入侵高麗(1231-1270)期間的重要性及其作為三別抄(삼별초)反抗蒙古統治的最後堡壘的角色。蒙古帝國在成吉思汗及其後來的忽必烈的統治下，企圖統治東亞，並於1259年迫使高麗王朝屈服。然而，三別抄繼續進行抵抗，在被逐出江華島和珍島後，退守至濟州島。濟州島位於韓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略位置，使其成為蒙古軍事行動的重要據點，包括1274年和1281年兩次對日本的失敗入侵。該島的天然防禦、肥沃土地和淡水資源使三別抄能夠建立防禦工事，包括缸坡頭城堡，並在1273年被蒙古-高麗聯軍擊敗之前堅守陣地。本文還探討了蒙古佔領對濟州語言的影響，特別是蒙古語和滿洲語借詞的引入及其對語音的影響。與馬匹飼養和軍事行動相關的詞彙，如蒙古語中的“morin”對應的韓語“말(mal)”，成為濟州方言的一部分。語音變化，包括喉音和輔音叢的引入，促成了濟州語言獨特的語言特徵。

I. 引言

1. 蒙古入侵高麗王朝

高麗王朝(918-1392年)首次面對蒙古入侵是在1231年，由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領導。蒙古軍隊最初攻擊高麗的北部地區，憑藉其優越的軍事戰術和騎兵迅速壓倒當地防禦力量。高麗首都開京脆弱不堪，促使高麗王室和朝廷於1232年撤退至江華島，利用該島的天然防禦來抵禦蒙古的攻勢。

儘管高麗竭力防禦領土，蒙古軍隊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繼續他們的戰役。高麗採用了游擊戰和防禦工事，但蒙古仍在1231至1259年間不斷進行入侵，給朝鮮半島帶來了巨大破壞。這場持久的衝突造成了廣泛的毀滅、飢荒，以及朝鮮人民長期遭受的掠奪和苦難。

2. 高麗的屈服與三別抄的角色

1259年，在經歷多年蒙古壓力後，高麗國王高宗與蒙古帝國談判達成和平協議，實際上向其屈服。高麗同意成為忽必烈領導下的蒙古元朝的附庸國，進入了蒙古支配的元朝干涉時期。作為協議的一部分，高麗國王必須與蒙古公主聯姻，並向蒙古進貢和提供軍事援助。

儘管高麗朝廷投降，但朝鮮內部並非所有派系都願意接受蒙古的統治。三別抄(삼별초)就是這樣的一個群體，它最初是高麗軍事政權下成立的一支私人軍隊，最初負責治安和防禦任務，後來發展成為正式的軍事力量。在高麗向蒙古屈服後，三別抄成為反抗外來統治的象徵(김호준, 2020)。

1270年，當高麗政府根據與蒙古的和平協議將首都遷回開京時，三別抄拒絕解散，並公開對抗蒙古-高麗聯盟。他們撤退至江華島，後來又轉至珍島，繼續與蒙古作戰。最終，三別抄在濟州島建立了最後的據點，並在1273年被擊敗前堅持抵抗。

II. 濟州島在朝鮮和蒙古歷史中的重要性

1. 濟州島的地理意義

濟州島(제주도)位於朝鮮半島南部海岸，是南韓最大的島嶼，面積約為 1,848 平方公里。它位於韓國海峽，該海峽連接東中國海和日本海。濟州島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控制朝鮮、日本和中國之間海上航線的關鍵點。它靠近韓國本土和日本，對於任何試圖控制東亞海域的勢力來說，特別是在蒙古時期，當海軍力量對擴張至關重要時，濟州島是一塊極具價值的領土。

濟州島的自然景觀由其火山地貌決定，島上有漢拿山，這座休眠火山是南韓的最高峰。該島還擁有崎嶇的海岸線、肥沃的平原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淡水和農田，這使得它能夠支撐大量人口和軍事力量。島上的山地地形和茂密的森林提供了天然防禦，使其成為三別抄對抗蒙古的最後防禦據點的合適地點。

2. 濟州島在蒙古入侵前後的歷史作用

在蒙古入侵之前，濟州島早已是朝鮮歷史中的一個重要前哨。高麗時期，該島是一個偏遠但具有重要意義的領土，以其獨特的文化和與本土的相對隔離而聞名。在蒙古入侵期間，由於其戰略位置和資源的重要性，濟州島的價值進一步提升，對蒙古和高麗反抗勢力都成為了寶貴資產。

1270 年，當三別抄起義者撤退到濟州島時，該島成為反蒙古抵抗的中心。由金通精(김통정)領導的三別抄軍隊利用島上的防禦地形，加固了他們在該島的據點。他們建造了包括缸坡頭堡壘(항파두성)在內的防禦工事，試圖抵抗蒙古-高麗聯盟。

對於蒙古人來說，控制濟州島至關重要，不僅是為了鎮壓三別抄起義，也是為了實現更廣泛的帝國野心。忽必烈領導下的蒙古人正在準備入侵日本，而濟州島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海軍基地來策劃這些入侵行動。濟州島的肥沃土地和天然水源為蒙古軍隊提供了所需的給養，而其地理位置則為蒙古艦隊提供了進攻日本的出發點。此外，控制濟州島也意味著消除了反抗中心，進一步鞏固了蒙古對朝鮮的控制。

1273 年三別抄被擊敗後，濟州島的淪陷標誌著蒙古在朝鮮權力的鞏固，並使該島成為蒙古帝國在東亞軍事行動中的關鍵基地。然而，1274 年和 1281 年從濟州等地發動的兩次蒙古入侵日本的行動最終因神風颱風摧毀了蒙古艦隊而告失敗。

3. 蒙古戰役中的地緣政治重要性

1) 濟州島作為發動海軍戰役的戰略軍事基地

濟州島在蒙古帝國的東亞戰役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作為對日本發動海軍行動的基地。位於韓國南部海岸的濟州島，靠近朝鮮半島和日本，成為蒙古軍隊理想的集結地點。從濟州出發，蒙古人可以有效管理其海軍行動，確保艦隊能夠在適當的距離內攻擊日本，同時保持對韓國的補給和增援渠道的便捷訪問。

除了地理重要性，濟州島的肥沃平原、淡水資源以及支撐大量人口的能力，對蒙古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資產。該島能夠生產食物並提供足夠的淡水來支持成千上萬的軍隊和戰馬，這對於依賴後勤支持來保持統治的蒙古戰爭機器至關重要。隨著蒙古人為對日本的戰役做準備，濟州島成為一個重要的資源中心，為軍隊提供長途旅行和長期軍事行動所需的補給。(윤용혁, 2016)

2) 靠近朝鮮半島和日本

濟州島的位置戰略上介於韓國本土和日本之間，對於蒙古軍隊來說，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海軍基地。蒙古艦隊可以輕鬆從濟州島啟航，航行至日本南部海岸，顯著減少了從韓國本土跨海航行的後勤難度。這一近距離使蒙古人能夠更有效地調動他們的部隊，將濟州島變成其征服日本的關鍵支點。

3) 島上的資源：肥沃的土地、淡水和馬匹飼養

在蒙古戰役期間，濟州島的一個重要用途是其馬匹飼養功能。馬匹是蒙古軍事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對於其騎兵而言，這是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征服中的重要力量。蒙古人看重濟州島的廣闊平原和良好的氣候條件，將大量蒙古馬引入該島，並在此建立了馬匹飼養場，為他們入侵日本做準備。這些馬匹將供應蒙古騎兵，支援他們在日本登陸後的地面部隊。除了引入馬匹外，蒙古人還將大量蒙古人和滿洲人遷

徙至濟州，管理馬匹飼養工作。這些定居者負責管理和訓練馬匹的後勤工作，確保蒙古軍隊在未來的戰役中有穩定的戰馬供應。這些人群的遷徙也使得蒙古人在該島上建立了半永久性的存在，進一步鞏固了對濟州的控制。

4. 濟州島作為蒙古入侵日本的跳板

1) 1274 年和 1281 年失敗的蒙古入侵日本行動

濟州島在 1274 年和 1281 年蒙古兩次入侵日本的行動中顯得尤為重要，但這兩次入侵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在成功統治朝鮮之後，蒙古人在忽必烈的領導下，試圖將其帝國擴展至日本。濟州島成為這些海軍遠征的重要集結點，蒙古人需要一個靠近日本的基地來組裝艦隊、儲備物資並為士兵的跨海航行做準備。

第一次入侵發生在 1274 年，蒙古人從韓國出發，動員了約 900 艘船和 23,000 名士兵，並以濟州為主要集結地。這次入侵最初成功登陸日本，但最終因日本武士的強烈抵抗和突如其來的風暴損壞了大部分艦隊，蒙古人被迫撤退。

1281 年的第二次入侵規模更大，動用了超過 4,000 艘船和 140,000 名士兵。濟州島再次成為這次大規模行動的重要後勤基地，負責提供包括食物、武器和馬匹在內的必要資源。然而，這次入侵和第一次一樣，最終以災難告終，蒙古艦隊遭遇了臭名昭著的神風颱風，摧毀了艦隊並造成數萬名士兵喪生。儘管濟州島具有戰略重要性，這些失敗的入侵也標誌著蒙古征服日本的嘗試告終。

2) 蒙古海軍需求：濟州島作為供應基地的角色

濟州島在蒙古入侵日本的行動中，不僅僅是出發點，還充當了蒙古海軍的重要補給基地。該島提供食物、淡水、馬匹和其他必要的物資，支持他們的艦隊和軍隊。海軍戰役的後勤需求極為龐大，濟州島的肥沃土地和淡水資源使蒙古人能夠為他們的軍事遠征儲備資源。在濟州島飼養的馬匹也被準備運往日本，它們將在蒙古騎兵的潛在地面戰役中發揮關鍵作用。(한성옥, 2015)

此外，該島的天然港口使其成為維修船隻並為其配備物資的理想地點，確保蒙古艦隊(包括蒙古船和韓國船)在長途而危險的航行前做好充分的後勤準備。

5. 濟州島在蒙古與高麗關係中的角色

1) 高麗屈服後濟州島納入蒙古勢力範圍

1270 年高麗正式向蒙古投降後，濟州島被完全納入蒙古的行政和軍事框架。作為元帝國的一部分，濟州成為了軍事和經濟活動的關鍵地點。蒙古人在該島駐紮了軍隊，並監督馬匹飼養的發展，這對於蒙古軍事戰略至關重要。濟州島在馬匹飼養方面的作用，確保了蒙古騎兵在整個東亞地區的有效性，無論是在對日本的戰役中還是管理對朝鮮的統治中，這一點都非常重要。將濟州島納入蒙古勢力範圍，還允許元帝國進一步投射其在東亞海上領域的力量。通過控制濟州島，蒙古人確保了一個關鍵的海軍基地，這使他們能夠監控並控制韓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海域。這種控制對於維持蒙古對貿易路線的主導地位以及防止高麗內部抵抗勢力的復興至關重要。

2) 確保對海上航線的控制並防止朝鮮抵抗

控制濟州對蒙古人來說，不僅僅是出於軍事價值，還為了確保對連接朝鮮半島、日本和東亞地區的海上航線的支配。這些航線對於貿易和軍事運輸至關重要，蒙古對濟州島的控制使其能夠監控並保護這些通道。通過在濟州建立強大的存在，蒙古人可以防止未來來自反蒙古派系的起義，如曾將該島作為抵抗基地的三別抄。隨著蒙古人牢牢控制濟州島，任何潛在的朝鮮抵抗勢力進一步削弱。1273 年三別抄的失敗以及隨後蒙古對該島控制的鞏固，標誌著朝鮮對蒙古統治的有組織軍事抵抗的結束。通過控制濟州島，蒙古人確保了朝鮮將繼續作為附庸國穩定地存在於其統治之下，從而防止進一步的起義，並確保其對朝鮮半島的統治地位。

III. 三別抄反抗蒙古統治的起義(1270-1273 年)

三別抄起義是對蒙古統治的最後一次重要的軍事抵抗之一。在 1270 年高麗王朝正式向蒙古帝國投降，成為元朝的附庸國後，高麗軍隊的某些部分並不接受這一安排。三別抄(삼별초)，最初是高麗軍事政權成立的一支私人軍隊，拒絕解散，繼續抗擊蒙古的控制。他們視高麗朝廷的屈服為對朝鮮主權的背叛，決心發動起義以維護獨立。三別抄的起義始於 1270 年，高麗王元宗根據與蒙古的協議下令解散他們的部隊。三別抄拒不服從，由裴仲孫(배중손)領導，撤退至曾是高麗防禦據點的江華島。經過

一段短暫的時間，他們在蒙古-高麗聯軍的壓力下被迫放棄江華島，遷往韓國南部海岸的珍島，繼續抵抗。儘管在珍島建立了堅固的防禦工事，最終蒙古-高麗聯軍再次迫使三別抄於 1271 年遷往濟州島。(姜鳳龍，2011)

濟州島成為了三別抄的最後堡壘。該島相對孤立的地理位置和崎嶇的地形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天然的避難所，使他們能夠繼續抵抗蒙古軍隊，並維護其獨立性。從濟州島，三別抄希望能保持對蒙古統治的抵抗，並重新控制朝鮮半島。然而，儘管他們決心堅持，濟州最終還是成為他們最後一戰的所在地。(윤용혁, 2015)

1. 濟州島上的防禦工事和抵抗行動

1) 濟州島上的防禦工事：缸坡頭堡壘(항과두리 항몽 유적지)

抵達濟州島後，三別抄迅速著手建造防禦工事以加強他們的防禦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造了缸坡頭堡壘(항과두성)，這座堡壘成為三別抄在島上的軍事行動核心。該堡壘位於濟州西北部的涯月邑，充分利用了島上的天然地形，如山丘、河流和崎嶇的火山地貌，建成了一個堅固的防禦結構。現今保存的缸坡頭-抗蒙遺址(항과두리 항몽유적지)展示了三別抄在鞏固其防禦工事方面的努力。堡壘的土牆是用當地材料建造的，其設計充分利用了周圍的陡坡和河流，為敵軍提供了天然的屏障。這些防禦特徵使缸坡頭堡壘成為抵抗蒙古-高麗聯軍的理想據點。

2) 戰略性利用濟州的自然地形

濟州島的地形是三別抄抵抗行動中最大的資產之一。該島的山地景觀，特別是位於島中央的休眠火山漢拿山，為反抗者提供了天然的掩護和觀察點。此外，濟州島的河流，如高城川和小王川，充當了天然的護城河，進一步加強了三別抄所建據點的防禦能力。

三別抄還有效利用了濟州島的森林和洞穴來隱藏他們的行動和儲存物資，並使用游擊戰術來騷擾蒙古-高麗聯軍。這些戰術，加上強大的防禦工事，使三別抄能夠比其他抗蒙勢力更長時間地抵抗蒙古在朝鮮半島的統治。

2. 維持獨立的努力

儘管形勢危急，三別抄依然堅定地抵抗蒙古和高麗當局的統治。他們試圖在濟州島上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甚至推舉了王溫為他們的領袖，象徵著他們捍衛高麗王室血統、拒絕蒙古統治的決心。這一舉措以及他們在濟州島的持續抵抗，顯示出三別抄的反抗精神和避免被蒙古征服的決心。

他們的戰術旨在拖延戰爭，希望能夠激發更廣泛的朝鮮反抗，或者迫使蒙古做出讓步。然而，蒙古-高麗聯盟決心結束這場起義，認識到允許這樣一個據點在濟州持續存在，將威脅他們對該地區的控制。

3. 三別抄的覆滅與濟州的征服

1) 蒙古-高麗聯軍對三別抄的聯合攻勢

1273 年，蒙古帝國聯合高麗軍隊發動了一場決定性的軍事行動，旨在摧毀三別抄在濟州的最後據點。聯合軍隊約有 10,000 名士兵，這是一支數量龐大且壓倒性的部隊，三別抄孤立在濟州島，難以抵抗。蒙古-高麗聯軍採用了海軍和陸軍相結合的策略入侵該島，並圍攻了三別抄的防禦工事。

儘管缸坡頭堡壘的防禦堅固且濟州島的地形崎嶇，三別抄軍隊在金通精(김통정)指揮下無法抵擋優勢的蒙古-高麗聯軍。經過激烈且持久的戰鬥，三別抄的抵抗開始瓦解。許多三別抄士兵在最後的戰鬥中被殺或被俘。(조길재 & 조병욱, 2004)



圖 1 濟州島涯月海岸的三別抄紀念碑

2) 金通精之死與起義的終結

當蒙古軍隊逼近缸坡頭堡壘時，三別抄的最後領袖金通精面臨著即將到來的失敗。據說，金通精選擇自盡，而不是向蒙古人投降，這是他對外來入侵者的最後反抗行為。他的死象徵著三別抄起義的終結，也標誌著朝鮮對蒙古統治的最後一次重大抵抗的瓦解。

金通精的死亡及三別抄在濟州的覆滅，標誌著該島的完全平定。隨著沒有組織抵抗的殘餘，蒙古人得以將濟州島完全納入其帝國。

3) 濟州島的最終平定與納入蒙古帝國





三別抄失敗後，濟州島被徹底納入蒙古的控制。蒙古人將該島作為帝國中的戰略前哨，特別是用於軍事和經濟用途。蒙古人將蒙古定居者和滿洲馬匹飼養者遷徙至濟州，以建立馬匹飼養業，為其騎兵部隊提供馬匹，供其在朝鮮及其他地區的戰役中使用。濟州島還成為蒙古海軍活動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在其入侵日本的計劃中。

隨著三別抄的失敗，蒙古對朝鮮的統治得以完全鞏固，濟州島成為蒙古帝國在東亞軍事網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島的戰略重要性得到蒙古和高麗朝廷的雙重認識，在元朝統治期間，高麗政府繼續在蒙古的監督下管理該地區。(강봉룡, 2022)

IV. 蒙古語和滿洲語借詞對濟州語的影響


隨著蒙古軍隊佔領濟州島，並將蒙古和滿洲定居者遷移至該島，當地濟州島原住民與新來者之間的互動頻繁，這促使了蒙古語和滿洲語借詞的引入，尤其是在軍事、行政和馬匹飼養等領域。

1. 濟州語中的蒙古語借詞示例：

- ① 말 (mal) - 在韓語中普遍用來表示馬，這個詞在韓國本土和濟州島都使用，據推測源自蒙古語詞「 (morin)」，意為馬。由於濟州島在蒙古統治期間成為主要的馬匹繁育中心，因此該詞語顯得尤為重要。古韓語中的「 (mol)」一詞很可能受到蒙古語的強化或影響。
- ② 고비 (gobi) - 用來指代乾燥、貧瘠的土地，這個詞與蒙古語「 (gobi)」相似，該詞用於描述蒙古的廣闊沙漠地區。在濟州，這個詞被用來指代島上較貧瘠的地區。
- ③ 타고 (tago) - 在濟州方言中意為「騎」，這個詞可能源自蒙古語「 (takhu)」，意為「騎乘」。由於騎馬是蒙古文化的核心，加上濟州島的馬匹繁育產業，這個詞融入了當地的日常詞彙。





這些借詞由於濟州島在馬匹飼養和軍事準備中的重要性，逐漸成為濟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滿洲語借詞的影響較少，但仍在特定領域，尤其是軍事術語中有所體現。例如：

- ① 부대 (pudæ) - 表示軍事單位，這個詞可能受到了滿洲語「」的影響，意為軍事上下文中的小隊或單位。

2. 音韻對濟州語的影響



蒙古語和滿洲語對濟州語的音韻影響主要體現在發音上的變化和引入了不屬於古韓語音系的新音素。這些變化雖然微妙，但在特定情況下，尤其是借詞和一些本土詞彙的發音中尤為顯著。

- ① 輔音叢集：蒙古語經常使用輔音叢集，而韓語中則較少見。濟州方言吸收了一些這類叢集，特別是在蒙古來源的詞彙中。例如，蒙古語詞「 (barimta)」，意為「抓住」或「捕獲」，引入了如「br」和「rt」這樣的輔音叢集，影響了濟州的軍事詞彙，儘管這些叢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濟州方言中往往被軟化或簡化。
- ② 喉音：蒙古語音系包括一些喉音(如「 (kh)」在「 (khubilai)」，意為「變化」中)，這些音素在韓語中原本不存在。在濟州，這些喉音被軟化為更熟悉的「h」音。例如，濟州語可能將「 (kherem)」(意為「堡壘」)改為「헤림 (herim)」或類似形式，將喉音「kh」轉換為「h」，反映出音韻上對韓語發音習慣的適應。
- ③ 重音模式：儘管韓語通常是音節時序的語言，而不是重音時序的語言，蒙古語中的重音模式——其中音節重音可能改變詞義——可能導致濟州借詞的發音發生微妙變化。這可能引入了蒙古語詞彙中的首輔音加重現象，從而使濟州語詞彙在音節開頭的發音比韓國本土的對應詞語更為強烈。

3. 專業詞彙：軍事和馬匹飼養術語

濟州作為馬匹飼養中心和蒙古占領下的軍事前哨，導致許多與這些活動相關的蒙古語和滿洲語借詞融入當地詞彙中。蒙古人引入了許多專業術語，尤其是與動物飼養、騎兵和營地生活有關的術語，這些術語在濟州留下了語言上的痕跡。

1) 專業領域的蒙古語和滿洲語借詞示例：

- ① 아가리 (agari) - 在濟州用來描述動物，特別是馬匹的嘴巴，這個詞來源於蒙古語「 (ama)」，意為「嘴巴」。隨著時間推移，這個蒙古語詞彙適應了濟州的音韻系統，變成了「agari」。
- ② 줄 (jul) - 意為繩子或韁繩，這個詞可能源自蒙古語「 (zurgan)」，意為「拴繩」或「繩索」。這個詞在馬匹飼養文化中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控制馬匹時使用。

- ③ 게리 (geri) - 指大型營地或軍事定居點，該詞可能借自蒙古語「ᠭᠡᠷ (ger)」，意為「帳篷」或「蒙古包」。該詞在蒙古軍事戰役背景下尤為相關，當時濟州島上常設有臨時營地。

由於濟州島在蒙古軍事行動和馬匹飼養中的重要角色，這些專業術語成為了當地語言的一部分，並在蒙古統治結束後仍持續使用。

4. 對濟州方言的長期語言影響

蒙古語和滿洲語對濟州方言的影響並未隨著元朝的滅亡而消失。相反，許多這些語言特徵被保留了下來，並融入了濟州語的獨特身份。由於濟州島與本土的隔絕，這些蒙古語和滿洲語的影響得以延續，即使韓國本土的方言發展方向有所不同。最持久的影響之一是馬匹飼養詞彙的延續，這些詞彙至今仍是濟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古人引入的音韻變化，特別是在喉音和輔音叢集方面，成為濟州獨特發音模式的一部分。此外，這一時期引入的重音模式和音韻結構也影響了現代濟州語的節奏和語調，將其與其他韓國方言區分開來。

V. 結論

濟州島在蒙古入侵高麗 (1231-1270) 期間的戰略重要性，以及作為抵抗蒙古統治的三別抄叛軍最後堡壘的角色，仍然是韓國和濟州歷史中的重要部分。濟州島位於韓國和日本之間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三別抄和蒙古軍事行動的關鍵基地，特別是在蒙古嘗試入侵日本的過程中。三別抄利用濟州島的自然防禦，例如其崎嶇的地形和淡水資源，進行了長期的抵抗，最終於 1273 年被擊敗。此外，蒙古的佔領在濟州的語言環境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引入了與軍事和馬匹飼養相關的蒙古語和滿洲語借詞。這些語言的影響促成了濟州獨特的語言特徵，語音變化和專業詞彙在蒙古勢力撤退後仍繼續影響當地方言的發展。

參考文獻

김호준. (2020). 삼별초 제주도 항몽유적의 축성시기 검토-항과두리성과 환해장성을 중심으로. 동아시아고대학, (60), 367-404.

윤용혁. (2016). 제주 삼별초와 몽골. 동아시아 세계.

윤용혁. (2015). 삼별초 44 년, 강화에서 항과두리까지. 제주학회 학술대회발표 논문집, 42, 11-20.

姜鳳龍. (2011). 몽골의 침략과 고려 무인정권 및 삼별초의 '島嶼海洋戰略': 그 동아시아적 의의: 그 동아시아적 의의. 동양사학연구, 115, 55-99.

강봉룡. (2022). 완도 법화사지의 성격에 대한 신고찰-고려 후기의 항몽 (抗蒙) 과 백련결사(白蓮結社), 그리고 송징 (宋徵) 과 관련하여. 역사학연구 (구 전남사학), 85, 39-71.

한성욱. (2015). [제주 삼별초의 대몽항쟁] 濟州 (제주) 缸波頭里 (항과두리) 抗蒙遺蹟 (항몽유적) 出土 (출토) 高麗靑瓷 (고려청자) 의 現況 (현황) 과 性格 (성격). 제주학회 학술대회발표 논문집, 42, 77-92.

김가영. (2011). 그 곳에 핀 산수국 (6): 제주 삼별초와 김통정 장군: 제주 삼별초와 김통정 장군. 수필시대, 6, 102-105.

조길재, & 조병욱. (2004). 몽고말의 적혈구항원형 및 혈액단백질형 분석.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6(6), 887-896.

Date of Submission: June 22, 2024

Date Review Completion: August 30, 2024

Date of Publication: October 30, 2024

About the Author



Alaric Naudé has a Ph.D in Sociolinguistics. He is an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cholar. Currently, he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ESL Department, College of Global Tal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uwon, South Korea. He was a former co-researcher at Griffith University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n Australia. He has published six books and more than ten paper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sociolinguistic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other fields. His research work draws heavily on sociolinguistic, historical, and biological axioms to produce func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social,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phenomena through an integrated approach.

鷓聰叡(Alaric Naudé), 社會語言學博士, 澳大利亞語言學學者。水原大學國際學院 ESL 學部教授。原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及昆士蘭大學合作研究員。已出版 6 本著作, 發表論文 10 餘篇。研究興趣集中在社會語言學、歷史語言學、二語習得等領域。研究工作大量借鑒了社會語言學、歷史學和生物學公理, 以通過綜合方法對社會、語言和生物學現象產生功能性理解。